

# 本草思辨錄自敘

醫可易言乎哉。在聖門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顧所謂小道者。特視大學之道。位天地育萬物爲小焉耳。神聖作之於前。賢哲述之於後。李唐而降。斯道寢微。非實有至精至神。方可與斯之一境。胡爲史冊所載。代不數人。若倉公扁鵲華元化一流。則更無代興而特起。江氏良庭有云。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脈也。而孔子教人游藝。如禮記疏所稱夫子脈訣。卒未聞傳之其人。豈真以方伎而賤之。蓋其慎也。憶余幼時。曾以春溫誤服麻黃。致舉室怔營。迨咸豐丙辰。以副車入賞。爲比部主事。留滯京邸。又以寒痢爲醫。投涼劑而誤。更醫復然。危狀迭見。賴友人檢方書鑿前弊而拯之。得以無虞。余於是始有志於醫。恆詣廠肆購書。寘之几案。朝夕披覽。雖至困甚。亦冀鬼神來告。不悟徹不已。久之爲人療病。時或倖中。謬竊虛譽。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晉祁皖舒。皆地當孔道。差務絡繹。又不用門丁一人。事無鉅細。靡不親裁。計束醫書高閣者。凡十八年。泊壬午調任盱眙。自分無治劇才。甫捧檄。卽乞疾而歸。戢影蓬門。無以遣日。則復取羣籍。擊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於醫。猶門外漢耳。今其或者可與入門矣。夫學問之道。不外致知力行兩端。醫何獨不然。致知之書。如素問靈樞本草經尙矣。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則又南陽先師本致知以爲力行之書。靈素本經。悉括其中。學者能卽是而寢饋篤好之。積以歲月。真可

引伸觸長。施用無窮。然而談何易也。人知辨證之難。甚於辨藥。孰知方之不效。由於不識證者半。由於不識藥者亦半。證識矣。而藥不當。非特不效。抑且貽害。竊怪古來注仲聖書者。無慮數十百家。獨於方解。鮮精確證。徹其故在本草之學。自來多不深求。識本草如是。遂視方義亦當如是。於古人因證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讀仲聖書而不先辨本草。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夫辨本草者。醫學之始基。實致知之止境。聖人列明辨於學問思之後。其功自非易致。譾劣如余。何足語此。然而遐軌勉躡。樂豈辭疲。秉燭之明。歲有增益。自戊戌春爲六氣感證要義之刻。嗣於藥用有心得者。卽徵諸方。方義有見及者。并印以藥。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箸稽之。得藥百二十八味。聊依綱目編次。釐爲四卷。大抵援據仲聖兩書。而間附以他說他藥。隨手劄記。殊無體例。余老矣。值時局之艱虞。念儒冠之多誤。是惟弓冶。可得蟬嫣。爰命孫兒智濬。錄付劄。以垂來許。并問世焉。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異。斯醫工之故習。而非余之所敢蹈爾。

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巖自敘於微尚室。時年七十有三。

# 本草思辨錄目錄

## 卷首

緒說……………一

## 卷一

石膏……………一七

赤石脂……………二二

消石……………二二

芒消……………二二

甘草……………二五

黃芪……………二九

人參……………三三

沙參……………三八

桔梗……………三九

知母……………四一

白朮……………四二

黃連……………四七

黃芩……………五〇

柴胡……………五〇

白鮮皮……………五二

龍膽……………五三

芍藥……………五三

牡丹……………五五

## 卷二

木香……………五六

補骨脂……………五七

藜蘆……………五七

鬱金……………五七

荆芥……………五八

薄荷……………五八

青蒿……………五九

夏枯草……………五九

漏蘆……………六〇

麻黃……………六〇

麥門冬……………六六

瞿麥……………六六

葶藶……………六七

車前子……………六八

萹蓄……………六八

大黃……………六八

附子……………七一

天雄……………七一

烏頭……………七一

半夏……………七五

薺花……………七六

菟絲子……………七六

五味子……………七六

栝樓根……………七八

栝樓實……………七八

葛根……………七九

何首烏……………八〇

葶藶……………八一

防己……………八一

澤瀉……………八二

菖蒲……………八三

水萍……………八四

石斛……………八四

骨碎補……………八五

胡麻……………八六

大麻仁……………八六

粳米……………八七

薏苡仁……………八七

綠豆……………九二

扁豆……………九二

藟豆葉……………九二

淡豆豉……………九二

飴糖……………九五

韭……………九六

韭子……………九六

葱白……………九七

卷三

薤白	九八	沈香	四四	枸杞	五四	雞子黃	六八
生薑	九八	烏藥	四四	荳荊實	五五	豬膽汁	六九
乾薑	〇〇	黃蘗	四四	茯苓	五五	豬膚	七一
苦瓠	〇三	厚朴	四五	猪苓	五九	羊肉	七一
桑耳	〇三	杜仲	四六	竹茹	六〇	阿膠	七二
杏仁	〇四	棟實	四六	蜂蜜	六一	犀角	七三
烏梅	〇九	皂莢	四七	白殭蠶	六一	兩頭尖	七七
桃仁	一一	皂莢子	四七	水蛭	六二	亂髮	七七
大棗	一二	訶黎勒	四七	鱗鱗	六四	人尿	七八
木瓜	一八	桑根白皮	四八	龍骨	六四		
枇杷葉	一九	楮實	四八	龍齒	六五		
蜀椒	一九	枳實	四九	鯨鯉甲	六五		
吳茱萸	二〇	枳殼	五〇	烏賊魚骨	六五		
藕	二三	梔子	五一	龜甲	六六		
雞頭實	二三	酸棗仁	五二	鼈甲	六七		
柏實	二三	山茱萸	五二	牡蠣	六七		
桂枝	二四	女貞實	五三	文蛤	六七		
		衛矛	五三	雞矢白	六八		
		五加皮	五三	雞子白	六八		

卷四

# 本草思辨錄

山陰周巖伯度甫箬

緒說

本草思辨錄甫授梓。適有客以彼都近事醫會相告。竊不自揆。爲發其蔽。而余夙嘗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縱言及之。名之曰緒說。列爲卷首。欲學者知審擇端趨向也。

醫雖藝術。而深詣甚難。西醫挾形質之說。蔑視我中醫。而中醫之厭苦其難者。得彼說則大喜。相與揚西而抑中。不思古聖垂示氣化。實由洞明形質。而西醫解剖形質。何從窺見氣化。故西醫之在中國。能療內證。大證爲瘕。彌傳頌者。不少概見。乃求醫者並不競慕乎西。而業醫者反欲自棄其學。今日狂瀾特起。有訾黃帝內經。神農本草。南陽先師傷寒論。金匱要略。爲謬爲荒誕。爲完無故實者矣。此等妄談。豈足撼數千載而上懸諸日月。不刊之聖經。而獨惜夫相將入火坑者之甘爲衆盲也。

素問九卷。有王太僕補足者一卷。靈樞一經。或疑卽王氏竊取素問爲之。近人何西池。嘗靜坐數息。每刻約得二百四十息。以靈樞日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不經。此類固閒有僞託。靈不如素。難經又不如靈素。要在人分別觀之。而其中淵理不可思議。體之人而實萬無不驗者。已數千載奉之爲圭臬。豈癖嗜耶。抑別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獨智。蓋彰彰明矣。今不

商量加邃。而徒以風會所趨。創爲喪心病狂之舉。誠世道之隱憂。可爲太息者矣。

傷寒論金匱要略。直可上擬聖經。不當與諸醫書同論。醫書汗牛充棟。大抵下駟十之七。中駟十之二。上駟十之一。上中駟之書。無不由研求內經。與仲聖書而出。今賤中醫貴西醫。而治病則仍以中醫。上中駟之書。已爲彼所唾棄。其將於下駟書求進步乎。必不能矣。

醫家故習。每好議前人之失。而己亦不能無失。然皆其人勇於衛道。矯枉過直。或隱奧之義。所見不同者有之。未有毫無學問。醫亦走方者流。因得見藏府。遂謂道卽在是。敢以無理之詬爭。上侮古帝昔聖。如箸醫林改錯之王清任者。可謂謬妄之至矣。試歷舉而論之。第一篇藏府記敘。開口卽以宋元人藏府圖論。與內經混駁一番。藏府圖論原不足取。乃其與內經並舉。概稱古人。其胸中無黑白可知。謂古人錯誤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所以錯誤。忽指稱靈樞曰。手少陰三焦主乎上。足太陽三焦主乎下。而靈樞實無其文。尤可笑者。謂黃帝慮生民疾苦。平素以靈樞之言。下問岐伯鬼臾區。故名素問。尤可忿者。謂二公如知之的確。可對君言。知之不確。須待參考。何得妄對。遺禍後世。莊子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歟。第二篇會厭左氣門右氣門衛總管榮總管氣府血府記。按此篇記其所見。不爲不詳。謂出氣入氣吐痰飲津涎。與肺毫無干涉。古人誤以欬嗽等證爲肺病。肺管兩旁。有左右氣門兩管。至肺管前半截處。歸

併一根入心。從心左後下行至肺左。過肺入脊。復下行至衛總管。衛總管有對背心兩管。有對腰兩管。有腰下兩管。腰上對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飲在管中。由管中之氣上攻行過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氣門。接衛總管之下。氣管之多如是。痰飲究從何管上至兩氣門。何者從左出。何者從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謂衛總管俗名腰管。腰上長兩管。一管通氣府。氣府是抱小腸存元氣之物。元氣卽火。元氣足則食易化。虛則難化。然則元氣在小腸外。能化小腸內之食。氣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氣管內之痰飲。有是理耶。經言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惟肺管清虛。故能運管外之痰飲。否則肺管已爲痰飲塞滿。何問痰飲。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爲無用之死藏也。第二篇津門津管遮食總提瓊管出水道記。接第一篇飲食由小腸化糞一段。宜併入此篇。與第四篇腦髓說。余俱有論列下。第五篇氣血合脈說。人之有脈。與脈之可以驗病。斷不出內難經所言。清任謂人身氣管出氣。血管藏血。脈從氣出。無與血事。手腕肉厚者脈短。薄者脈長。大小者虛實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氣與血若不相貫。則人爲獸物。脈非指下難明。則人皆知醫。又謂古人論脈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說者。非謂古人無容足之地。恐後人對證無談脈之言。此糞掩其短。而適自暴其短。書中證治數十條。所以無一字言脈也。第六篇心無血說。西醫謂心內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竅。爲生血迴血之用。正與內經說合。而清任以心爲氣出入之路。其中無血。又云猪心刺破。則腔子內血。流入於心。不刺破之心。內並無

血是以益益之盛水比心。心非府。焉能盛血。清任於圖內肝下亦注絕不能藏血五字。古書豈得歎看。經不又云脾藏肉乎。君知清任必更駭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經錯之源。論血化爲汗之誤一篇。仲聖麻黃桂枝兩湯。清任改其文爲麻黃湯治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乾嘔無汗。桂枝湯治證如前而有汗。謂傷寒初得。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未有兩胳膊兩手不疼痛發熱惡寒者。用麻黃湯。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獨不愈兩胳膊兩手者。豈不是方雖效而經絡實錯之明證。改仲聖文而又坐仲聖以過。何便宜乃爾。按項強爲陽明病。四肢煩疼爲太陰病。斷非初得時所兼有。時疫則有之。方不的對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醫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要知仲聖爲天下後世立法。不能爲庸醫詭遇也。謂有汗是傷風。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傷風豈定是有汗。桂枝湯不能治傷風。近世醫者多有此論。而不知其故由本領不濟乎。清任以桂枝湯不效。因頭疼身痛發熱有汗非傷風證。此與桂枝湯別一條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似乎無異。而非無異也。仲聖不言脈者。以太陽病汗出惡風者。脈自浮也。爲問果太陽病乎。脈浮惡風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而又加身痛。則桂枝湯宜加減也。何爲而不加減乎。已不細審而遽責效於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湯而尙不知爲何證。曰非傷寒證也。乃吳又可所論之瘟疫也。又教其姪曰。欲明傷寒。須看吳又可論。是清任固嘗讀又可書者。又可因其時疫氣流行。時師多以傷寒



法誤人。故著瘟疫論一書。清任時亦疫氣流行。胡爲以桂枝湯治疫氣。夫疫氣與疫氣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應而用仲聖法。用仲聖法又不應而用又可法乎。若然。則無往不誤矣。謂目痛鼻乾不得眠。是邪熱上攻頭腦之證。仲聖以葛根湯治之。又是方效經錯之明證。按傷寒論葛根湯證。何嘗如是。內經有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之文。活人書二問亦有之。並不言宜葛根湯。葛根湯治此證。則是陶節菴全生集。於葛根湯加白芷升麻。云卽葛根解肌湯。其證尙有發熱頭痛微惡寒無汗脈微洪等字。清任旣不知陽明病之脈證爲何。而又張冠李戴。妄詆仲聖。昏蒙殆無其比。謂人生氣血兩管。氣管通皮膚有空竅故發汗。血管通皮膚無空竅故不發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卽是血。然汗爲心液。亦血中之熱氣所蒸而成。故奪汗者無血。奪血者無汗。試無不驗。夫血既蒸爲汗。則已由靜之動。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無汗而血自出。則血應靜而不靜。不爲陽之守也。其義皆在內經。清任何足以知是。泰西一切藝術。竭其智能。孜孜不已。無廢於半途。其醫於內證雖未見擅場。苟參以中國經訓。探本窮源。亦必有登峯造極之詣。如中國盧扁其人者。吾中國醫流。有恆者鮮。每讀一書。旨趣未得。輒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遺亡。不可復見。至內科之有器。更未之前聞。而不知古固有之。其在宋重醫學之日也。四庫全書提要。載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府藏無一不具。其外膺穴。則錯

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案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仲南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今宋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按此則西洋蠟人形。不過具有體質。而茲並臉穴用鍼之法。悉寓其中。智巧亦何遜西人。今雖不可見矣。然吾中國近年傑士奮興。創制奇器者。亦頗有之。苟其挽醫學之頽波。復銅人之巧制。施之證治。用彰明效。醫林之幸。正不獨醫林之幸也。

唐氏容川所著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一書。持中西之平。闡造物之祕。洵爲有功醫學。余復何贅。茲讀中西書若有所得。有可以翼唐氏書者。敢抒其一得焉。陰者藏精而起亟。故腎之精華。必聚於上。上爲未而下爲本。西人謂腦主知覺。心不主知覺。是但見其上之精華而不見其下之蘊蓄也。是不知陰爲陽守。陽爲陰使也。陰陽動靜之理。吾中醫亦豈能測識。所幸者有神聖之遺經耳。醫至今日。可謂逸矣。西醫自中國周烈王時。卽有解剖之學。至今析極毫釐。何如其勞。而不知猶是迹象也。內科理法云。凡人愈留心。則知覺之事愈明。又云。凡能留心者。視物較清。後亦易記。不曰留腦而曰留心。可見主權自屬於心。又全體通考云。腦筋由心叢而來。其叢乃脊髓百結兩根之所爲。腦筋既根於心叢。自屬心主知覺。腦隨聽命於心。此可譬之電綫。心發電。脊過電。而腦其至所也。蓋腎生精化髓而輸於腦。心以陽而爲腎之使。理固如是。心泥迹象以求。則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

應者。西醫必更斥其誕矣。飲食入胃。分清濁兩路而出。非經中閘泌別不可。唐氏引西說飲水入胃。卽散走膜膈。以明水之不入小腸。然小腸豈是專受穀食者。全體通考論胃與小腸篇。皆中有糜粥字。是胃與小腸。明係水穀雜居。外受相火之蒸化。說較勝矣。而於水穀之納入輸出與泌別若何。則一字不題。殆未能了了也。此當以我中國聖經爲斷。曰。五穀入胃。其糟粕精液宗氣。分爲三隧。又曰。中焦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謂受氣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按泌別在中焦。當卽西醫之謂連網。王清任之謂津門者是。水不盡散膜膈者。爲其分三隧也。夫水穀經胃與小腸蒸化而後。所餘皆棄物。其揚帆直下可乎。而清濁有異也。又烏得不泌別。此又聖經明告之矣。曰。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焉。楊上善注云。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而不內。自來醫家。從不言有兩泌別者。聖經實嘗言之。理亦誠然。然則泌別在下焦何處乎。西醫謂腎主生溺。其圖將腎豎剖之。內有萬錐漏斗腎盞等名。下有溺管。腎之外廓。亦無進溺之口。謂此爲腎生矣。然余不能無疑焉。凡人飲水多者溺多。少者溺少。明氣濁由飲來一也。所飲之水。若全不化溺。必將有腫脹泄瀉等病。二也。爾後腎生溺必不給。三也。腎生之而旋瀉之。竟無所用。四也。西醫因何致誤。殊不可曉。唐氏謂左右兩腎系有竅最深。貫脊骨。通三焦。復有兩管下接膀胱。若然。則水從中焦下焦而下者。皆歷腎系抵膀胱。腎系實爲泌別之處。經言少陽屬腎。腎

上連肺。故將兩藏。是合三焦與肺之力以施其技巧。故知此處必別。最有關係。內科理法云。肺與皮膚出氣多則溺少。出氣少則溺多。此卽內經氣化斯出之理。膀胱惟無上口。所以溺出必待氣化。乃西醫言有上口。而王清任會諦視者。又言無上口。其殆有上口亦在包膜中。非氣化不出者歟。自西醫腦髓司知覺之說。行於中國。而中國人不察。信之者衆。試更論之。腎精生髓。由脊入腦。猶草木果實之結於頂上。余考西醫每云腦筋從某來者。多是上來至下。以本爲末。以末爲本。其弊實由於是。然卽其說還叩之。亦有可正其非者。腎有髓質。西醫言之不一。他處無有。腎上核則言腦筋極多。非髓由腎生而何。中國謂心系貫脊屬腎。而西醫亦謂心叢乃脊髓百結兩根之所爲。非心與腦相通而何。西醫言腦有透明之密質。心房之裏膜。亦言薄滑透明。非腦之明根於心之明而何。此皆見於全體通考者。抑內科理法不云乎。背脊髓不通於腦髓。卽不知覺。是又隱以腦髓爲不司知覺矣。大凡西人之性。最長於化學。其習醫亦無非化學。詰以陰陽五行之理。人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營衛谿谷之游行出入。則茫然無知。卽告亦不信。中外天資之限人若是。所不可解耳。

全體通考德貞氏自序。以中醫爲守舊。爲妄作。實乃坐井觀天之見。善守舊者。其舊皆不可變之天道。惟篤守而精研之。新義斯出。今日之中醫。非守舊乃棄舊耳。棄舊故妄作。非德貞氏之所謂妄作。吾慨夫以西人之智而惟斤斤守解剖之學也。解剖至此。形於何遁。然但見其所可見而不見

其所不見氣之帥血猶君之帥臣。夫之帥婦。此理豈尙有可議。乃德貞氏不信。而轉疑帥氣之無物。蓋剖胸則止見胸。剖腹則止見腹。局守形質之弊。必至於此。自序又極詆中醫脾動磨胃之說。脾磨曰動。此中醫之謬談。不出於古經。脾傷不磨則有之。脾若不能磨食。則消化之具。何以脾列其內。非彼之所自爲者乎。德貞氏憫中國之無良醫。而欲中國立剖驗之館。用心良厚。不知中國古昔未嘗不行此術。太素有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生可度量切循而得。死可解剖而視。下文卽繼之以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不可不察。古聖惟不專講解剖。是以醫學得詣於至極。西醫之短。卽在其守舊不變。吾知西醫居中國。待多歷年所。必有讀中書而翻然改計者矣。

人身陰陽。無判然各具之理。陰陽雖分左右。而左亦有陰。右亦有陽。故經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不言左者陽之道路。右者陰之道路。大抵肝木自左生。心火而上升。心火剋右之肺金。協胃而下降。胃亦金也。管子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正與此合。水生其木。而腎之真陰偏位乎左。以坎爲陰中之陽也。火生其土。而腎之真陽偏位乎右。以離爲陽中之陰也。蓋生土者命火。而剋土以腐熱水穀者。少陽之木火。肝與膽皆木也。故弦爲肝膽兩經之脈。而皆見於寸口左關。近世西醫有肝右之說。而中醫亦從而和之。於義實無所取。且肝亦何嘗居右也。肝居脊之正中。而膽藏其右葉。則左葉自當爲肝之正體。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肝得少陽生氣。亦必左出。

而右入診肝脈。古關則謬矣。周慎齋主肝右者也。云一人病左脇痛。後傳之右當不起。痛傳於右。邪入藏矣。噫。豈其然乎。脇痛在右者。比比未聞一痛即死。此必其人肝病已深。移右而對其藏。其藏生藏全破。故即不起。傷寒論循去摸。淋微喘。有視云。脈弦者。身冷者。死。非以血爲有生。陰平。又有以右脇痛爲肺病者。法居膈上。膈非其部。亦未聞小兒胡湯不治。右脇痛。鞭也。鄭氏神成賦說文云。有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別有謬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鄭氏以錯而知痛。此可爲醫者當頭棒喝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人身五行。亦性水火尤貴。經云。一水不勝二火。所謂一水者。先天腎藏之水也。坎中一畫爲陽。火即生於其中。與後天木火爲二。水陰也。火陽也。陰靜而陽動。人之動作云爲。全賴乎火。經所以有君火相火之名也。自來醫家。於此二義。各執一說。紛紛莫定。或以君火屬命門。或以相火屬心包絡。或以君火專屬肝腎。或以相火專屬三焦。或謂君火生右尺相火。或謂相火爲元氣之賊。不知其於經旨實悖也。經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注謂君火在相火之右。不主歲運。相火守位以稟命。君相二字。本不費解。蓋猶人君端拱而無爲。相臣協贊以宣力。故一主歲運。一不主歲運。然則君火果何指也。經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以南面與太衝之義揆之。少陰自當謂足經。相火果何指也。經云。少陽之上。相火主之。少陽亦當謂足經。雖然。腎爲坎水。而其所

藏之火。實與心之離火相應。心以腎爲體。腎以心爲用。君火實兼手少陰心。視守位稟命之相火。則大有不同。故少陰之上。熱氣主之。不言火氣主之。火氣以少陽主之者。明乎其爲臣也。非火與熱有二也。夫君火兼有兩經。未嘗專屬心。相火亦兼有兩經。自以三焦配膽。或疑六經惟三焦不言何火。心包絡不言何火。心包絡非君火。三焦安得爲相火。曰。三焦主出納。主腐熟水穀。皆火之所爲。其火卽少陽木火也。心包絡乃心之宮城。專於衛心。主權不屬。然其託體甚高。亦不下儕相火。故君火相火兩無所與也。前人惟張戴人識此意。曰。人之心腎爲君火。三焦膽爲相火。王宇泰探入證治準繩消痺門。不知戴人尙有論否。趙養葵偏見之重。與戴人同。其識高之處。亦有可節取者。趙以命門火爲水中之火。君主之火。謂應事接物者心。棲真養息者腎。腎尤重於心。趙雖未知手足少陰皆爲君主之義。論亦前後不符。而此數語。卻暗與經合。試更爲引伸以足之。先天之火。有南面之尊。安得不爲君火。惟恃有應務接物之心。故得以棲真養息。火則同出一源。故同爲君火。至趙用八味丸治多病。不可爲訓。而入味丸補水中之火。則是正方。蓋水中之火。不宜偏用陽藥。有桂附必得有黃地。若腎中有寒邪。則宜以薑附驅邪。如四逆湯之類。恐水中之火出而相拒。則加膽汁人尿以靖之。不加壯水藥。此仲聖本經立方之旨也。後人用其方而弁得其旨者蓋寡。證治準繩發熱門。腎虛火不歸經。用十全大補湯吞入味丸一段。王氏謂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故巴蜀有火井焉。得水則熾。得

火得熄。桂附固治相火之正藥也。以桂附爲正藥而譬之巴蜀火井。則其於水中之火之治法。猶未深知。豈忘乎十全大補之有歸地。八味之有黃地乎。相火關乎人身之重。猶國之重賴乎相。蓋其秉東方甲木之氣。人身得之。則四時皆春。生機不息。經之言少火卽此火。肝則非其比也。肝爲厥陰。厥陰乃陰之盡。主疏洩而下降。人或以相火屬之。由其視相火爲腎火也。夫陰陽之道誠難言耳。以心與腎較。則腎火主靜而心火主動。以心腎與膽三焦較。則君火主靜而相火主動。君火所以屬少陰者。照四方而神蘊乎內也。相火所以屬少陽者。生萬物而功會於外也。經之所已言者。吾以文繹之。經之所未言者。吾以意逆之。庶乎其不至逞臆說而失真理也。素問以工不知標本爲妄行。而標本之屬不一。自啓元子注天元紀大論。以三陰三陽爲標。寒暑燥溼風火爲本。而後世奉爲金科玉律。實乃大誤。不容不辨也。夫陰陽者無形之六氣。六氣者有形之陰陽。絕無分於上下。安得別之爲標本。經之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明明以寒暑燥溼風火。指爲三陰三陽。對下下應而言。故曰上奉。又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天地且陰陽之所積。若論標本。陰陽不更爲本乎。竊嘗統覽全經。凡言標本。皆判若兩物。敢以經文一言蔽之曰不同。腎與肺病。與工。先病與後病。其不同之顯著者不具論。少陽之右陽明治之云云。此申明左有紀。以不同之閒氣爲標也。少陽之右火氣治之云云。此申明上下有位。以不同之六承氣爲標也。按此兩言氣之標。皆不同於本。故



下結以本標不同氣應象異兩語。若空說本不同標標不同本。何至有此駢枝。不同二字。自須著眼。其次一氣之標。詞句信屈。罕得其旨。高士宗素問直解。以六氣爲上一位。中見爲中一位。三陰三陽爲下一位。陰陽六氣本屬一家。乃擘分兩下。雜入中氣於中。可發一噓。亦足徵王注之誤人。其弊必至於此。玩所謂本也一句。不著於中見陽明之上而著於其下。尙得撇中氣於本外乎。著氣之標一句於見之下。尙得謂標氣不在中見之下乎。中見與本。因互爲表裏。故俱得爲本。不能無表裏之分。故中見爲本之下。本之下中之見兩句。義蓋如是。在見之下者。則舍六承氣而奚屬。觀新校正以此與六承氣一節。均引六元正紀大論爲證。亦隱然見及之矣。或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風氣在厥陰之上。故厥陰爲標。不知此上字。猶蔡邕獨斷所謂上者尊位所在也。與上下之上有別。不然。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何以不云下見少陰。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何以不云熱氣主之。觀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兩句連下。厥陰之上。風氣主之等句。亦兩句連下。本字兼頂三陰三陽玩味之。卽見王氏惟誤認標本。故其注至真要大論也。強名其標本之同異。以陰爲寒陽爲熱。有本末同本末異之說。天地造化之機。其陰陽錯綜。難以迹求。少陽太陰。看似本末同矣。而甲木與乙木同氣。厥陰非陽。己土與戊土同氣。陽明非陰。同之中暗藏有異。少陰太陽。看似本末異矣。而腎水亦陰。小腸火亦陽。異之中兼寓有同。況經有六而以寒熱概之。標本多寡相懸。且絕無界畫可守。恐無此顛預之經文。歷攷醫集以